

很多人不敢相信，当初打鱼为生的杜宝槐，如今已是沧州市民间工艺美术师，作品甚至被当作礼品带到了国外。

21年前，杜宝槐拾起画笔，以蟹壳为纸，从此，蘸着五彩颜料的笔尖游弋在蟹壳上，画出海堡的风土人情。

蟹壳画 海堡情

黄骅市南排河镇季家堡村，这里的村民靠海而居，几乎家家户户以渔为生，杜宝槐的蟹壳画工作室在这里自成一席之地。

工作室就在杜宝槐家里。工作台虽然宽大，可光是五颜六色的颜料盒和大小不一的画笔，就占去大半面积。工作台后面是一面墙壁，上面挂满了装裱好的蟹壳画作品。常有好奇的小孩子来这儿瞧瞧，他们走进来看一圈儿，猜测着画上的内容，也有调皮捣蛋的，随手拿起桌上的半成品摆弄。53岁的杜宝槐从来都不恼，自顾自地画着。

海堡记忆

很多人不敢相信，当初打鱼为生的杜宝槐，如今已是沧州市民间工艺美术师，作品甚至被当作礼品带到了国外。

杜宝槐自幼喜欢画画，教过他的美术老师都夸他有天赋。但他的艺术生涯并没有从此开始，而是在此后的10多年里，读书、打鱼、当兵，整日为生活奔波。

直到2000年，杜宝槐复员回家，重新过起了打鱼的日子。那段时间，生活虽然清苦，可杜宝槐却乐在其中，因为有大把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——写字、画画。

有一次，他到海边打鱼。一连下了好几网，鱼没捞到几条，硬币大小的小螃蟹倒是不少。

这是一种被当地人称作“关爷脸”的小螃蟹，因背壳纹路得名。“关爷脸”个头小，卖不上好价钱，别人都随手倒回海里。杜宝槐犯了愁，一边拨弄着小螃蟹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都说关二爷是个大红脸，可这‘关爷脸’却是个‘大青脸’……”

那些年，随着旅游业的兴起，季家堡村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。“每个景区都有自己的纪念品，我要是把这些小螃蟹画成脸谱，不就成海堡特有的纪念品了吗？”杜宝槐觉得，这样一来，游客不但体验到了渔家文化，还能留下一段海堡记忆。

就这样，杜宝槐拉着这些小螃蟹回了家，开始研究怎么在蟹壳上



杜宝槐觉得，制作蟹壳画的过程，就像关羽过五关斩六将，虽然困难重重，技艺却在不断增长。

单是把脸谱画好满足不了杜宝槐，他又试着在蟹壳上画工笔画。



清洗、晾干、画画，杜宝槐是足折腾了一冬天。

为了搞清楚蟹壳画是否受欢迎，他挑了一些得意之作，放在自己折的包装盒里，再用塑料纸封好，每个蟹壳画卖5元钱。

没想到，蟹壳画摆上货架没多久，就被一抢而空。从此，杜宝槐以蟹壳为纸，用蘸着五彩颜料的画笔，讲述起海堡的风土人情。

过关斩将

在杜宝槐心里，制作蟹壳画的过程，就像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一

样，虽然困难重重，但技艺却在磨练中不断增长。

红脸的关公、黑脸的张飞、白脸的曹操、黄脸的典韦……在杜宝槐的巧手之下，一张张脸谱在蟹壳上活灵活现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蟹壳上作画是件简单的事情。从选料到装裱，每一步都要足够细致用心，丝毫不能马虎。

杜宝槐遇到的第一关就是选材。不是所有蟹壳都适合作画，除了要挑选品相，还得看能不能“老得住”。这是杜宝槐的“专业术语”——蟹壳清洗晾晒后并不能直接使用，需要在阴凉处放置半年以

上，让蟹壳自然收缩定型，不变皱才算“老得住”。

蟹壳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，适合的题材也不尽相同。“‘关爷脸’个头小，形状比较圆润，适合画脸谱；渤海湾的梭子蟹，蟹壳大，适合画花卉、风景……”杜宝槐说。

接下来是创作关。最初，杜宝槐的蟹壳画以京剧脸谱为主。可他对京剧并不了解，对如何画脸谱更是一窍不通。虽然第一批作品很受欢迎，但他心里清楚：“那些脸谱画得不伦不类，只能算作试验品。”

杜宝槐找到了努力的方向。凡与戏曲有关的，他都格外留意。有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本报通讯员 刘超 摄影报道

一次去北京办事，杜宝槐在书店找到一本专门介绍京剧脸谱的书。他如获至宝，像找到武林秘笈一样。

如今，单是把脸谱画好已满足不了杜宝槐：“我们有那么多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，是不是都能用蟹壳画的方式表现呢？”

他试着在蟹壳上画工笔画。没有经验可循，一切都需要自己摸索。

蟹壳与宣纸的材质不同，为了尽量还原工笔画的效果，杜宝槐想出了在蟹壳上裱宣纸的办法。这活儿极费眼睛，也耗精神。蟹壳凹凸不平，贴上去的宣纸一旦出现褶皱，就得撕掉重来。但杜宝槐从不觉得这是苦差事，只要没人提醒，他能窝在工作台前琢磨一整天。

只用了不长一段时间，杜宝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。《花开富贵》《鸟语花香》《清野闲逸》……一幅幅蟹壳工笔画，笔触细腻、古韵悠然。

声名鹊起

有空时，杜宝槐就到离家不远处的码头转悠，看到出海归来的渔船，就去讨一些别人不要的小螃蟹，拿回家清洗备用；去参加婚宴，杜宝槐总要等到最后，宴席一散，挨桌捡蟹壳……

其实，蟹壳画并没有给杜宝槐带来多少经济回报，但他依旧废寝忘食地画着。

小小的蟹壳画，承载着他对于渔家文化的热爱。

杜宝槐说：“海堡人历来有出海挂蟹的习俗。过去一到开春，渔家就会在出海后头网里挑一只最大最漂亮的螃蟹，用绳子拴好、蒸熟，挂在船舱里或家里，祈求行船顺风顺水、满载而归。”

如今，杜宝槐的蟹壳画在黄骅周边已经小有名气，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。除了直接选购成品，很多人还会定制自己想要的蟹壳画，甚至有人将其作为礼品带到国外。

小小的蟹壳画，画出了杜宝槐对往昔海堡生活的记忆，也传承着悠长而深厚的海堡文化。他觉得，每个地方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守望者，只有这样，文化才能传递下去，被更多人了解：“我没有很大的抱负，只是觉得很多东西我们这代人不去记录，以后的人也许就不知道了，所以要留下一些痕迹。”

异乡过年 也温暖

北思

即将到来的春节，为响应“非必要不返乡”的倡议，不少人选择了异乡过年。

当父母得知你过年不回家时，他们的爱总是内敛而含蓄，默默寄来的快递、不经意的微信留言，都透着浓浓爱意。周围的人，一份礼物、一句问候，处处带着关怀。

在沧州打工的河南小伙儿，妈妈得知他过年不回家，说要寄点牛肉来，寄来的却还有熏鱼、排骨、虾仁……

出来创业的山西农民，告知家中70多岁的老人不回去过年了，短暂的沉默后，老人回复道：你们在那边踏实过年吧，家里的房已经扫了，被褥也晒过了，过了年抽空再回来吧！

今年刚刚有了稳定工作，一个人在租来的房子里过年，年轻的姑娘觉得很无聊，同事们轮流给她捎来年货，大红的窗花，醇香的花馒头，除夕的年夜饭也早早被朋友们约了下来……

为了鼓励人们就地过年，各地纷纷出台政策。有的发放翻倍工资、加班用餐补贴，有的免房租，有的干脆直接发红包。深圳一家工厂，为了鼓励员工就地过年，不仅发放新年红包，还发放米面油。

“这么好的福利，这么多的关心，异乡过年又何妨？”“有温暖的地方，在哪儿都是家！”……

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！然而，过年赶上疫情，只有减少流动、减少聚集，才能减少疫情传播，更多的人才能过一个祥和欢乐的年。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，众多在外打拼的游子，放弃回家团聚，选择在异乡过年。而更多与之相关的人，则为他们提供加倍的呵护与温暖。

这就是中国人的凝聚力。其实，留下来过年也挺好，为大家也为小家，在你的第二故乡，放松地过个年吧，因为这里会和家乡一样，温暖美好。



最好的新年礼物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本报通讯员 唐亮

“我在石家庄挺好的，工作不累，居民们都很配合，放心吧……”回到驻地后，徐浩天照例给家人打了一个电话。在石家庄“抗疫”的这些天，这个“90后”小伙子，已经学会了如何宽慰家人。

26岁的徐浩天，是沧州市人民医院介入医学科的一名技师。1月12日7时左右，作为我市第二批支援石家庄医护人员，他随队抵达石家庄藁城区，参与到核酸检测的工作之中。

那是徐浩天入职3年来最忙碌的一天。

那天，徐浩天与另外两位医护人员一组，完成了近3000份核酸采样，其间，他们没喝一口水、没吃一口饭。“天气那么冷，居民们都在耐心排队，等待采样，我就算再累也得坚持，让大家早点回家。”在徐浩天心里，从奔赴一线的那刻起，他就成了一名战士。

连续工作了11个小时之后，所有排队居民都完成了采集，可徐浩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。还有许多居民因行动不便无法出门，需要徐浩天上门采集……

夜深了，徐浩天终于完成了当天的全部工作。回到驻地宾馆，行李都没来得及收拾，他就倒在床上睡着了。

此后的日子里，徐浩天平均每天要为500多人采集核酸。室外天寒地冻，徐浩天的手冻得又红又痒，还生了疹子，一抓就被，“每次消毒都像上刑一样。”

虽然辛苦，但徐浩天从没后悔来到这里。居民一声“辛苦”，小朋友送的棒棒糖……每一声发自肺腑的感谢，都让他再次充满了力量。

转眼20多天过去了，徐浩天仍坚守在石家庄的抗疫一线上。年关将至，看着居民们都在为春节做着准备，徐浩天也有些想家，但他更想带着胜利的消息一起返程，这将是他的最好的新年礼物。

裴勇正也玩直播，有一次表演吹笙，直播刚一开，就有网友送来价值1314元的“邮轮”。直播带来的收益让

裴勇正咋舌，但他更在意的，是如何更好地把民乐传承下去。

“笙声”不息 愿有回响

笙的响音从店里传出，裴勇正正在进行一场网络直播，演奏的是他最擅长的乐器。

这是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，屋里摆放的有民族乐器，也有西洋乐器，数量不下10余种，但这也只是裴勇正所会乐器中的一小部分。

“音乐玩家”

42岁的裴勇正，是吴桥县曹洼乡石西村人。

因为没在专业音乐学院接受过训练，他总戏称自己只是一个“音乐玩家”。但熟悉他人都知道，不管是吹管乐器、拉弦乐器、弹拨乐器，还是打击乐器、电子乐器，任意一件，他都信手拈来。“乐器都是相通的，只要用心体会、勤于练习，就能举一反三。”裴勇正说。

这种音乐天赋源自他的父亲。裴勇正的父亲是一名民间乐师，精通唢呐、二胡、笙等民族乐器。

裴勇正6岁跟父亲学习乐器，一家人经常组队参加县里举办的艺术比赛，父亲吹笙，弟弟、妹妹打锣，裴勇正吹唢呐。

那时的裴勇正，虽然小学都没毕业，却已是县里艺术比赛的熟面孔了。

吴桥杂技大世界建成那年，14岁的裴勇正，被邀请在假期时间参加表演。在演出团里，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，也是最忙的一个。团里乐器多，每一样都让裴勇正痴迷。别人拉京胡，他就学京胡；别人吹笛子，他就学笛子……裴勇正边演边学，几年下来，就学会了十几种民族乐器。往台上一站，一个人就是一个乐器班子。

裴勇正的优秀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但私底下吃的苦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：“一天不练，自己知道；两天不练，同行知道；三天不练，观众知道。人家一个月去练一件乐器，那我要学百种乐器，就得花百倍时间。”

创业艰辛

25岁那年，裴勇正来沧州市创业，开了一家民族乐器制作、修理行，最擅长的还是笙，许多音乐学院的师生都是他的客户。

裴勇正修笙、制笙的手艺很高，但生意却一直不见起色。“那些年，在一些家长眼里，一说高雅音乐就是小提琴、钢琴，很少有人愿意让孩子学笙、唢呐这些民族乐器。”裴勇正说。

面对难题，很多人可能发发牢骚就算了，但裴勇正不是，他从来

都是很积极地面对难题，并寻求突破固有的模式。他想要得到一个答案：“同样是乐器，为什么有的就能被捧得那么高？”

钢琴有着“乐器之王”的美誉，“擒贼先擒王！”裴勇正决定先从钢琴入手。

他到北京学习调钢琴那年，孩子刚上幼儿园，正是需要接送的时候。“因为这件事，我总觉得对不起家人，可如果当时不去，我会更难受！”裴勇正心里憋着一口气。

为了在家庭和音乐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裴勇正北京、沧州两头跑。有时，白天在北京学琴，晚上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摄影报道



这些年，裴勇正正在想如何传播民乐，他平时也刷抖音，便有了直播的想法。

就又赶回店里通宵修乐器。这样的日子，裴勇正坚持了两年。

重任在肩

说起来有些无奈，裴勇正的乐器行开了10多年，找他修钢琴的人，一年比一年多，并且大都是年轻父母，而找他修笙、制笙的却总是那几位熟面孔。

裴勇正动过让自己孩子学笙的念头，可孩子不喜欢，裴勇正不忍强迫，又于心不甘。

这些年，裴勇正正在想如何传

播民乐，他平时也刷抖音，便有了直播的想法。

有一次，他直播吹笙，一开播，就有粉丝送来价值1314元的“邮轮”。一问才知，原来对方是一位大学音乐老师，和裴勇正一样，对民族乐器有着非比寻常的感情。他对裴勇正说：“笙是冷门中的冷门，教的人少，学的人更少。”

音乐老师的话，更加坚定了裴勇正搞直播的决心，虽然粉丝还不多，但他相信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和潜力：“就像很多人提起二胡只知道《二泉映月》一样，民乐需要融入更年轻、更时尚的平台。”